

革命斗争故事

东渡黄河之前

DONGDU HUANGHE ZHI-QIAN



回忆林彪军团长敌前侦察的一段故事



曾 思 玉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55524

革命斗争故事
东渡黄河之前
曾思玉著

*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西安北大街109号）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787×1092 1/50 · $\frac{6}{25}$ 印张 · 3,648字

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 定价：(5)三分

统一书号：T7094·144

东渡黄河之前

——回忆林彪军团长敌前侦察的一段故事

曾思玉

直罗镇（陕西郿县以西）战斗后，红一军团部队就驻在延川甘谷驿附近地域休整。当时，我在军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。

1935年12月中旬的一天，军团左权参谋长把我叫了去，命令我带骑兵侦察连一个手枪班，护送林彪军团长去瓦窑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。交代完任务，左参谋长又说：“走的时候记着，把清涧、延川、延长一带的地图带上。”

听了左参谋长最后这句话，我不

彪（标） 郿（浮）
驿（意） 域（余）——地方。

由得暗暗高兴。根据我在军团司令部工作的体验，我了解到林军团长指挥特点是又认真、又细致的。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总是亲自出马，指挥战斗；战前，他特别重视指挥员亲身实地作调查研究。他常常这样要求每一个指挥员：要脚杆子勤劳——多跑、多看，不要怕疲劳；要嘴巴子勤劳——多问、多调查，不要怕麻烦。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。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地区，他总是到驻地周围看看，找老乡扯扯。常常有这样的事：有些敌情、地形和民情风俗，我们这些专作侦察工作的还不知道，他倒早知道了；在我们汇报时，他插上一两句话，修正和补充些情况，弄得我们大吃一惊。至于有什么大的行动，那就更不要说了。不久以前的直罗镇战斗，我就曾跟随他去作过实地侦察的。这次去开

会，还要帶上这么多地图，沒有問題，一定是要有什么行动了。

果然不錯。就在这次会议上，党中央确定了联合一切爱国人民，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，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以抵抗日寇侵略、挽救祖国危亡的政策方針。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人民武装抗日，粉碎反动派的“圍剿”，决定把陕北地区的紅軍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鋒軍，东渡黄河，准备开上冀察前綫去，作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鋒。

当然，这个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当时，瓦窑堡会议结束后，軍团长只是向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具体任务：到清澗、延長附近去，偵察黄河两岸上的地形，为部队选择强渡黄河的登陸場。

挽(晚) 冀(記)——河北省过去叫冀。察——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地方从前叫察。

我們一行十几个人輕装向清澗、河口方向进发。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，到达了一个区苏維埃政府住地。在这里向政府的干部进行了兵要地志的調查。林軍团长还特地要了一份县志地图。这也是他的习惯。他喜欢把县志地图和軍用地图对照起来看，因为县志地图比普通軍用图詳細、准确。第二天晚上，冒雪到达了河口附近地区，在离河十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住下来，决定明天吃过早飯以后，就到河边去。

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。已是深夜了，我檢查过警戒，看見軍团长的窑洞里还有灯光，就悄悄地走进去。軍团长还没有休息，只見炕上滿鋪着几幅拼起来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，他坐在炕头上，双手按着地图，正聚精会神

聚精会神 —— 集中精神。

地看着、思索着。发觉我进去，他微笑着问我：“天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休息？他们都睡了吗？”听口气，倒像该休息的是我们，而不是他自己。

“他们都睡下了。”我回答之后，接着向他请示：“雪下大了，明天还去不去河上？”“去。找个好向导就行。”他略略思索了一下，又说：

“找两个。找一个放羊的，找一个摇船的。最好年纪大一点的。”说完，他又俯身看地图了。

我到村苏维埃去，托村主席搞几身化装的衣服，把我这样两位向导的事也交代了。但心里总不由得暗暗纳闷：到河边总共才不过十几里路，有一个向导带带路满够了，为什么还要两个，而且一定要这样两个人？

雪，整整下了一夜，足足有二尺

思索——考虑。

俯（府）——弯腰。

多深，而且還在繼續下着。這樣的天氣跑到河岸上去，實在是夠受的？但對敵前偵察來說，却也很有利。吃過早飯，村主席給找到的兩位向导來了。兩人都約有四十來歲，那位放羊的老鄉年紀略大些。他們都粗壯得很，臉膛又紅又黑，額角上的皺紋很深很深的，一看就知道是淳樸、勤勞的勞動人。我叫騎兵偵察班長盧迪同志挑了五個戰士，就立即用借來的衣服裝扮起來。我們有的穿上一身光皮板的老羊皮袄，頭上纏條羊肚子手巾；有的索性把棉衣翻過來穿。這樣渾身上下通是白的，莫說隔條黃河，就是離幾十步就看不清人形了。那邊，軍團長也動手化裝了。他把自己那件旧大衣翻過來穿上，拦腰扎根繩子。看慣了他平時那整齊的着裝，看他穿了這一

敵（畫）

盧（路）

迪（敵）

身，倒覺得很不習慣了。

一切準備停當，我們這八九個人就踏着齊膝深的雪，冒着紛紛揚揚的雪花，向河岸上走去。那兩位向导大概對我們的行動很感到奇怪，忍不住問我們：“同志，這樣的大雪天，你們到河上來干啥？”我連忙回答：“俗話說‘不到黃河心不死？’嘛，我們這些南方人只聽說黃河多大，水怎樣黃，卻沒見過黃河什麼樣子；現在來了，不管怎麼也得去看看。”這句話是為了避免暴露我們的意圖而事先編好的。說着，我望望軍團長，他笑着點了點頭。他正一大步一大步慢吞吞地在深雪里走，有時抬起頭來，四下里望望，還不時地伸出手接接雪花。他是那麼悠閑，看來到真象是有着濃厚的看河、嘗雪的興致。再往前走出

悠（優）閑——自在。

不远，就听见“呼——呼”“噎——噎”的声响。向导说：“听见了没有？那就是河了。”十点钟左右，我们来河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的河边上。这时，雪已经停了，冰冻了的黄河，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：大块的冰块像一座座小小的银山，在水里缓缓地浮动；一阵急浪卷来，冰块就猛地一碰，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溅的冰末，发出震动人心的响声。四野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成群的长嘴巴的白鸟在贴着冰面掠过，真是好看极了。

这时，放羊的老乡走过来，拉拉军团长的衣服，指着对面的渡口说：

“同志，你们得注意点。这河是赤白交界，那边有閩老西的白狗子，晴天有时候还打枪过来。”

军团长点点头，立即绕到河岸崖

头的后面，伏在雪上，举起望远镜来观察。他看得那样专注，刚才赏景的神情登时消失了。军团长看了一阵，继续向渡口北面、河的上游走。这里雪更深，有的地方把整条腿都陷没了。他好象忘了下雪这回事，蹒跚地走一阵，停下来看看，再走。走出了好远，他停下来，向对岸望了一会，然后掸了掸大衣下摆上的雪，走向那位放羊的老乡。他举起手好象很随便地向对岸画了个圈，问道：“老乡，这一带山上你都上去过吗？”“去过，”老乡回答，“过去给人家当了二三十年羊工，从河这边跑到河那边，哪个地方没去过！”

“哎哟，那么陡的崖头，人可怎

专注——专心注意。 登时——马上。

蹒跚（满山）——走路歪歪斜斜地。

掸（胆）——轻轻拍打。

么上？”

“放羊的嘛！羊上得去的地方，人就得上去；羊上不去的地方人还得拉它一把呢。”老乡指着山梁上被雪盖着的断續部分說：“看，那些河叉口上，崖头都是坡的，能上得去。”

林軍团长点点头，自言自語地把放羊人的話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对，羊上得去的地方，人就得上去！”

我一面听着他們的談話，一面把放羊人的話記下来，并且随着老人手指着的地方，勾了一張草图，把断續处画下来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軍团长让我去請向导时的情景。真的，这西北地区放羊的多，放羊的整天滿山跑，哪个山沟角落他不知道？請这样一位向导来对照实地观察作調查，实在妙极了。不用說，那位船工也一定会在了解水情方面給我們許多幫助的。

接着，他又走向那位船工，从古到今地談了些关于黄河的水情以后，又問：“河这么寬，划一个来回得多少時間？”“那得看水勢，”船工老乡說，“平常一个来回得做两三頓飯的時間，碰到水漲了，時間更长一些。”

“歇船的时候，船往那里放？”
軍团长又問。

老乡往北指了指，說：“就在河口那里，那里水穩。”

就这样边看边扯，把河口、延水关之間地段偵察了一遍，一天就在这冰雪的大河岸上过去了。傍晚，雪又下起来，我們又冒着雪往回走。整整一天在雪地里奔走，大家又冷又疲勞。軍团长却没有疲倦的神色，仍是精神奕奕地跟着老乡的脚步走，但

奕奕(一一)有精神，精神飽滿。

是却沒有了来时那种尝雪的兴致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沉思着。根据以往的經驗，我知道，在这位首长的脑中，一个英明的、巨大的行动計劃，已經在酝酿、在成熟了。

一个多月以后，我們踏过的雪、观察过的地段，就成了东征強渡黄河的登陆場。就在那位老船工所指点的无定河口内，隐蔽了渡河的船只；就在那位老羊工当年經常攀登的山腰断續部上，布滿了突击队的紅色战士。我們紅一軍团这支強大的抗日先遣軍，在彭德怀司令員和林彪軍团长的指揮下，从这里強渡过天險黄河，开始了英勇的东征。

（原載1957年7月23日“解放軍报”）

酝酿（云娘） 隐蔽（引閉）——藏。

攀（盼）——爬。